

諭對錄

第十二冊 ○ 麗字

卷三十一

諭劄十一道 ○ 奏對十八

卷三十二

諭劄十三道 ○ 奏對十九

卷三十三

諭劄十五道 ○ 奏對二十二

卷三十四

聖諭五道

聖旨二道 ○ 奏對十五

異典述 ○ 後跋

麗



宋天... 三十一

諭對錄卷之三十一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元輔

前日卿以世廟方位未吉為慮具悉忠愛之至朕昨晝夜思惟不得所處之道茲煩卿一處之又各廟主香架可令禮官行所司製安用帝后同幄式不必用座已在

神林也又松間得失火事帖子卿可看其若何
嘉靖十年五月十二日

世廟方位臣張孚敬謹奏臣愚冒昧以

自受已者也夫此人皆知之直不

故不在夫言得已於言而臣實不

亦不忍不臣仰惟幸惟而臣實不

廟貌尊嚴臣計處先皇上帝神靈久

思我而已疑未嘗詳視於後也夫

衝地而理家之所深忌雖士庶人

知所避况國之深忌也伏思如禮

皇上當春秋不加慎避者也御俱

者也有仰惟千億所必實者臣惟

不加之深慮乎臣於心敢自安乎

皇上諭臣晝夜思惟不得所處之

聖明裁問臣所及敢有一說命即

太廟西牆東瞻視密以步數計至

世廟東牆亦約一永泰門內瞻視

世廟相地之時諸臣之議只欲與

太廟隔遠又不欲與世廟基地甚

寢室通臨河水後無餘地甚非建

廟尊崇之宜也臣愚願皇上帝請

神靈相就之道亦禮制之宜也

太廟之東牆即為世廟西牆不復

東... 卷之三十一

世廟今在西牆但加築之俾東西相並以

世廟儀門與太廟前殿並以

世廟寢室與太廟祧室並

世廟後餘地如餘空地樹木即為世廟正坐當磚城角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世廟後樓西而直衝來水盡避矣又以今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開太平

四郊規制大成

茲在皇世廟誠當為深遠之靈萬世永安

勅令禮部會臣等議行若移於東

廟後丈餘空地為高架房屋向以禦直衝來

各廟主香架臣謹已遵奉

皇上發示陸松所問得失陸松所鞫緣由大槩與

嘉靖十年五月十二日

奏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欽命諭禮官行

潘振等相同臣再三思惟若有他情衆
相對証豈能自掩陸松等鞠問若得真
情又未始知緝事衙門密訪之
將原奏帖繳進伏乞
聖明垂察

嘉靖十年五月十二日
奏伏承
臣張孚敬謹
奏

聖諭

世廟之建以其奉祀我
皇考未嘗身繼

皇位

附諸為我
太廟耳臣捧誦仰惟

皇上

禮尊奉
先皇帝既不得附諸

臣

又伏思
先皇帝既不得附諸

太廟

然別為當實亦
世廟各有門墻殿寢與

太廟

相別委當實亦
世廟各有門墻殿寢與

不與

當時禮官等執議實為未當有曰出入

太廟

同列祭用次日使敬心不於祖其分所尊

廟欲

稍遠使樂聲不聞於
列祖其分所尊

甚殊

非禮帝之宜也及工部官與費宏

等相

地之時所當詳度方位豈宜以來

水直

衝之地以立
世廟後水對衝射實亦知

奏內

云所忌本忠言也費宏擬
地家所忌本忠言也費宏擬

地家

所忌本忠言也費宏擬
地家所忌本忠言也費宏擬

妄言

禍福蓋相地實亦費宏擬
妄言禍福蓋相地實亦費宏擬

馬能

見罹重罪在刑部未脫彼時恐亦
馬能見罹重罪在刑部未脫彼時恐亦

有因

茲已不以聖諭以人非不
有因茲已不以聖諭以人非不

事不

關已不以聖諭以人非不
事不關已不以聖諭以人非不

情矣

然以馬能以言罪耳觀之亦宜
情矣然以馬能以言罪耳觀之亦宜

不取

言也以前者之議已詳未
不取言也以前者之議已詳未

何行

臣前以愚論之宜移與
何行臣前以愚論之宜移與

欲作

何處以前者之議已詳未
欲作何處以前者之議已詳未

依則

方何處以前者之議已詳未
依則方何處以前者之議已詳未

所宜

避如此前則後俱得寬廣
所宜避如此前則後俱得寬廣

祖而

不踰附於誠萬世不易之禮萬世
祖而祖而踰附於誠萬世不易之禮萬世

親並

行不悖誠萬世不易之禮萬世
親並行不悖誠萬世不易之禮萬世

廟也惟在
聖明決之而臣無任願望聽

命之至謹將發下馬能原奏繳進謹具

嘉靖十年五月十四日

諭張元輔

朕聞卿微疾當茲盛夏之時宜善加攝理暫免二三日朝參入閣庶朕心安故諭

嘉靖十年六月初七日

聖諭朕聞卿微疾當茲盛夏之時宜善加攝理暫免二三日朝參入閣庶朕心安故諭臣張孚敬謹奏臣頃間伏承

聖明眷懷臣之罪也臣昨恭請西苑瞻視神倉懸扁卑太監鮑忠飯臣豆粥臣但能飲湯而已茲欽承聖諭俯加存憫真

欽命調理二三日或得飲食少進臣尚當赴閣天恩之至敬此陳謝謹具

嘉靖十年六月初七日

諭張元輔

適間天大雷雨午門重簷三角脊瓦被雷碎落朕惟午門要地非朕積愆豈致上天

垂警當如例脩省行 露告禮宜諭禮部可
擬一傳帖來諭卿以此

嘉靖十年六月初一日

聖恩賜 假調理微疾仰賴 奏臣蒙 恩庇方幸平復

天信所謂 仰瞻 聖明昭格之誠 上通于 望正

警欲如例脩省行 聖諭午門重簷三角脊瓦有雷

天之威誠 並行不悖之道也 又臣伏惟雷出自

闕右重簷有警亦屬陰之地也 震落脊瓦不傷

澤即神恠之象也夫 天有雨露之

天有雷霆之怒即 人君之恩也 威也願

天無間然矣 臣謹擬撰 傳帖進 奏

聞

嘉靖十年六月初十日

諭張元輔

卿以 祀儀成典稿來覽其白紙稿上所記

當作細書黃紙上纂過稿作大書再加集錄

成稿來看其朕所諭卿者亦當纂入 南郊

各名且留空須細查兩稿之式務求至當

嘉靖十年六月十九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聖諭細查大典白紙稿上所記當作細書黃紙上纂

聖明至見實盡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臣即會

纂修官夏言等面議臣伏思所纂之稿

發明之稿少發明而詳於義度數當詳史

相二稿俱互相通貫不至重覆候集成進

欽命將定規制上裁又臣伏思凡重覆候集成進

覽請自定規制上裁又臣伏思凡重覆候集成進

聖明所定規制上裁又臣伏思凡重覆候集成進

四郊規制大小巨細悉出聖衷裁定所宜

大聖人用皆禮義之後世仰知臣愚以為宜同

詔勅集錄共為卷帙又各郊壇門恭候

欽定額名填書謹具奏各郊壇門恭候

聖諭令臣以兩稿作大小書再加集錄成稿進

覽臣謹已回奏茲連日參考臣伏思紀載之

此書所以垂遠事貴緊要體貴簡嚴而況

者乎臣謹將二稿參酌重加集錄成冊

裁定重示嘉靖十年六月廿一日奏聞

諭張元輔

嘉靖十年六月廿一日奏聞

朕覽卿等集成稿二冊其祈穀之禮今春朕已告于聖祖以為未合古典俟來春更舉行禮于園丘以合古制郊祀之義不當祭于屋下此稿便不宜仍說以大祀殿為祈穀之所如以為萬一雨雪之遇暫行者可即會禮官等議再具稿來看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前日以所集成稿上進荷蒙聖明垂覽欽奉園丘以合古制郊祀之義令臣會行于

帝也禮官等議再具稿來看臣伏思天即

帝誠如聖諭不當祭于屋下謹即會臣時臣言等面議請如進禮之至當臣謹將原稿重行改正補錄覽伏乞聖裁謹具奏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諭張元輔

卿昨以感暑請假可用心調理五六日出辦事無逸殿二碑文朕勉為二篇可看潤來行其殿中二落襟處各用五言詩書卿其撰東殿壁五首西殿壁示令時言分撰各三首來看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臣因無逸殿左右亭座工程已具伏思

聖製未蒙頒示屢欲冒昧上請又竊恐有煩

聖心故不敢請耳臣昨冒昧聖明即酒願得

宸翰頃刻而成臣伏讀仰見聖明即酒願得

大聖人之文非章句儒生所能彷彿萬一者也

顧臣何幸遭逢聖明於此得托名

御稿謄錄繳進伏乞發下工所奉勅又蒙

諭殿中二落襟處各用五言詩書令臣撰東殿

壁五首西殿壁示令時言分撰各三首來看

先皇帝睿製皇上聖製發之殆盡無營

進恭候敢自見茲欽承明命謹當遵奉撰

聖諭俾欽遵矣謹具奏時臣言已即傳示

聖恩遣醫調治無任感戴謹已具本陳

謝茲又蒙聖諭令臣用心調理五六日

出辦事臣仰戴聖慈益增感激臣覺今

陸謝謹具奏聞辦事臣不勝悚懼之至

君者其事為必本諸學術而文章乃學術之著

聰明作甚難稱也臣仰惟皇上豈

天生聖人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昔

人嘗謂文章與氣運相關臣卑微何幸
遭逢八年臣承乏蒙
靖官得閱四方士子文字能說道理自
考機軸者甚少互相記誦剽竊雷同者
成多與而士子文字委靡至此求其所由因
仍之弊也又臣自揣年入衰邁學術無
成夫既不能自奮每願仰承
德意振作人材庶幾有理由於四方多士各以才
能自見以贊成我
治也近因行人司副薛侃所奏欲以
論孟古義為今文式臣等一時見得古
義乃宋名儒陳傳良所著其人原有根
本學識與國初文體大約相似故輒
敢冒昧擬請實欲士子有所取法
御批查照臣之心非有他也茲荷蒙
聖明至見非臣愚所能及也夫有司能復
祖宗科舉文式則士類必大作興不學無術者
自不容幸進皇
上振作人材誠於
茲為盛矣臣區區之愚不敢自昧伏乞
聖明察臣不勝恐懼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五日

諭張元輔

朕見近日天降雨澤畧似霽潦夫當此大
雨時行之候亦未為咎但只傷些禾耳未知
果為何如又前日古義之文雖出名儒却是
晚宋南徙之時文運關國運似不可用宜不

必用矣又卿奏劉基子孫已議明襲爵其常
遇春等四家亦當查襲其中又有李善長者
未知緣何無彼家可錄來聞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六日

聖諭以近日臣張孚敬謹奏伏承天降雨澤畧似霽潦恐傷及禾臣仰惟前日憂旱之心皆拳拳為民者也雖古

帝王之存心天下何以加諸夫此時本

大雨時行之候誠如何

聖諭亦未為咎但附京多高平之地而卑下者

較少恐遠地亦未免有寮者也臣又伏

皇上起居飲膳倍宜加衛保論前日古義為

晚宋南徙之文宜不必用夫謂文運關國運

則此文誠不必用此祖宗之文運以大

聖明之至見也自今復用此祖宗之文運以大

聖祖集錄謹錄二條以獻惟斯世幸甚又

諭劉基子孫已議明襲爵其常遇春等四家亦

當查襲臣恭惟明襲爵其常遇春等四家亦

而復報功之典天下萬世之公議也臣

伏觀鄧愈湯和四臣傳畧以獻又李善長

君負恩獲罪未知情緣何無彼家臣謹并錄善長
大戒也謹具奏

聞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六日

諭張羅山

禮部以于勝等陳乞擬加恩陞等項但選用
 女子 祖宗朝舊典率多因廣似緒者止是
 白身收在宮庭擇其潔秀端莊者御之有出
 者方冊為皇妃朕以白身之者而帝王所御
 非宜朕固弗類斯位不可自卑故與卿等議
 致告于 祖考於留內者取九氏稽古九嬪
 之名定擬冊封庶使可以更番以時進御以
 廣孝端與 先朝選用女子之典無異今彼
 既擬加俸冠帶其九嬪之父便又當進官方
 為等倫次第嬪氏則又當進封也其於兆祥
 之時又不知何以進之卿可再與時思議來
 又蔡經趙廷瑞二臣在科肯言時弊經又火
 之俱可留京用以為人勸非以他每未考滿
 也朕意若此未必真知卿可再看來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一日

聖諭以禮部所擬于勝等加
臣張孚敬謹 奏伏蒙

恩陞等項具

示臣所以令臣再與臣時思議未臣即

導奉所以欽命會臣時再議得貞淑之

選實所以重國本蕃於內取九氏稽古

至為重大皇於內取九氏稽古

九嬪之名告于聖祖考定擬冊封以

時進御誠如古者天子御妻今東西兩

孝之至也臣等伏思古者天子御妻今東西兩

嬪二十七日世婦八十一御妻今東西兩

冊封進補又宜於于氏內選補九嬪之數其

餘留內者或與正世婦之名以備天子

之禮皆禮道之當然也又九嬪之父

初恩典臣等愚見以鎮撫實出

聖明慎重加實授正千戶似亦相應其進補為

聖明慎重加實授正千戶似亦相應其進補為

聖明慎重加實授正千戶似亦相應其進補為

聖明慎重加實授正千戶似亦相應其進補為

聖明慎重加實授正千戶似亦相應其進補為

聖明慎重加實授正千戶似亦相應其進補為

聖明慎重加實授正千戶似亦相應其進補為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一日

諭張元輔

朕見卿所用牙笏公服未佳茲各以一件可
服用不必奏謝只在回帖內言之宜承朕意

聖明將此本或留中或依擬先行謹候

命下該部將前所擬事宜奏請施行伏乞

聖裁又吏部以蔡經題建瑞推補南京通政司

參議缺昨蒙聖明將本發下又該

文書房官傳諭所以冒昧聖意欲待考

滿臣等實未知所以冒昧聖意欲待考

諭示臣等仰惟奏聖明所以冒昧聖意欲待考

上請謹具奏聖明所以冒昧聖意欲待考

聞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一日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一日

聖恩 臣張孚敬謹 奏臣今日伏蒙 諭賜臣曰朕見卿所用不必奏謝只在回帖

佳茲各以一件可服用不必奏謝只在回帖 內言之宜承朕意欽此臣伏讀

聖諭祇領 記曰衣人之賜無任感激愧懼之至臣聞

皇上殊遇 賜服以拜賜之臣叨蒙 錫而巳臣

聖明一體 自揣凡庸濫承 非但如例加 寵莫効忠勤補

頒賜牙笏 報萬一死罪 欽賜二字以 賜帛謹製

欽命不 成寒暑公服 三襲緣奉 稽首頓首祇領訖

然但於服以拜賜之禮不能自盡中心 謝伏乞 聖明亮宥謹具 奏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一日 聞

諭張元輔

明晨寅刻朕祭告 祖考鄉等捧 主官如

故常服入供事就於 各室安 神匱其

桃廟以首三臣捧 主可即傳示勛等知之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三日

聖諭示 臣張孚敬謹 奏伏蒙 祖考奉安 各室

神匱事宜 臣即遵奉 欽命傳 諭各捧

主官勛等遵行謹具 奏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三日

聞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三日

諭張元輔

朕於二十四日告廟回宮即聞星變之奏心甚異之夫朕於二十三日夕浴之而卧畧睡熟覺一物自西南來奔朕如黑貓狀朕用手打回西南去次夜亦如是而是日早即聞東北有星出名彗適應所夢想此亦是個妖星歟隨覽通考占主不一但此星多為兵喪之應今當慎微以固其內修武以待乎外使內消姦邪外弭巨患朕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當力務人事謹察幾微不可徒循常例以為緣飭自七月二日始朕與卿等青衣修省待此星消滅而止不必限以三日亦不必煩於禱祀夫既如是矣禱亦無益况方當秋享之畢又復齋祀不但為煩且反為患其精思矣卿可即面與時議來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

聖諭曰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星變具示臣所以誠古聖帝明王遇
災而懼之心也夫人之精神與天地流
通故周官有占夢之說焉况

大聖人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夢之有感誠大

有關於

天下國家者也夫狀如黑貓者

凶惡之物

也自西南來奔其方所可占

也

皇上也撥回西南去還其方所惡

不敢肆

之占也此又變凶為吉之象也

夫初夜

夢之又再夢之此誠也又彗星

上天昭

示我皇上也以慎防之道也又彗星

誠妖星

也見東北相符合應也

西南亦

誠與夢兆相符應也

天心仁

愛我皇上也誠又昭昭矣但此星見

東北

井度於分野多屬秦地王陝西等

處也

今當饑荒兵患誠不可不慮

聖諭當

慎微以固其內修武以待乎外使內消

為緣

臣伏思聖諭至矣盡矣夫復何

言又

是矣禱亦無益又至矣盡矣臣

既如

是矣禱亦無益又至矣盡矣臣

無益也

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

若之何

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君無穢

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臣仰

惟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盛其

至誠上通於天邁古帝王之

無事於

禱者其穢德實在臣等所宜掃

除從新

焉臣遵奉欽命即與時議

謹遵

聖諭奏行請當臣下自陳之

日

皇上大垂昭鑒嚴加去留以慰

人心

以答天戒急宜進用忠良選

擇將帥

務俾中外同心小大効力誠

宗社無

疆之休也又臣謹按成化四年九月弘

憲廟

孝廟俱嘗勅諭羣臣謹錄進

覽彼時

羣臣俱各修省自陳特嚴去留備載

實錄

蓋此星變實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聖明垂

察焉謹具奏聞

奏

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奏

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奏

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奏

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奏

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奏

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奏

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奏
伏思前時出

主之儀
主臣竊見主匱較重恐未免多勞
主官捧匱內

聖躬臣願明日時享臣等捧
皇上正祀出

主納安
主不必濟匱如昨者安
主時臣等謹自捧置於

皇上安
主畢其容匱容臣等謹復捧
主時臣等謹復捧

聖意如何候
命下傳
諭各捧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

諭對錄卷之三十二終

但看這說話不知可否有弗佳處貼了來明

日發閣抄謄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聖製臣伏讀仰惟大哉
皇言一哉
發示

皇心誠生民之急務
帝王事業之根本也

宸翰封固
仰茲慎密其幾不敢
瞻錄謹將原奉
欽

奏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覽付司禮監刊刻謹具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遣文書房官齎捧
奏昨日酉刻伏蒙
御封諭臣臣肅恭啓

臣視兵部二本太僕寺少卿甘霖一本
臣伏見兵部會會議征勦北虜條件事體
重大時將昏黑臣時臣鑿任居東西相
遠未經同議不敢輕擬茲早辰到閣并
甘霖奏同擬票兵官二員未蒙
聖裁又兵部會推貴州總兵官
欽點臣等不敢擅便一并封進謹具
奏聞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謹奏臣伏思

太子天下本仰惟聖德格
天皇儲未建臣愚夙夜切心者也今日出
閣之後忽承諭臣先捧讀無任喜慶

獲祥兆之喜慶之至臣嘗聞諸詩頌文
王之德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
天之克昌厥后茲仰于文武維后燕及皇
皇上見之臣竊惟今日至重至六之事莫急

於此是宜上履聖母慈懷之甚也
奏復興工于內實非所宜臣初亦莫知
所由仰惟聖諭至明切矣臣謹候
聖明際此祥期官禁中凡百事為俱宜加
慎以承天休臣不勝至願謹具
奏聞

嘉靖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諭張元輔

朕今日覽卿所撰題名記云先承命較諸士
子夫八年命作主考官卿也故朕命寧撰記
昨因所司請遂忘之恐既作主考復為記述
不知自来有否此非卿之事朕之失也可詳

查來行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聖諭以既臣張孚敬謹奏今日伏承

命臣詳查來行臣伏思嘉靖八年承

皇臣重承撰題名會試錄序彼時第等不逮茲

聖明裁定無復撰記伏乞奏

諭張少師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昨更初得卿等二臣各撰詞曲來朕已用其

一未作詩一聯固非卿輩之才但為目下之

急為卿補之今日奉

聖母燕喜訖茲用示看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聖諭倉卒臣張孚敬謹奏昨暮欽奉

采擇因缺詩歌臣心甚惶懼今晨作急補撰

御製臣捧誦仰見聖母積善貽謀之作發於

皇天昭鑒實慰懽心億非臣愚所能企及萬一

聖諭

諭付錄卷之三十三

日

皇上大孝至養有光萬世臣區區之情無任欣

御稿臣敬用珍藏謹具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奏 聞

諭元輔張少師

朕 庶祖母 憲廟和妃梁氏薨逝事屬聞

喪今日未知當何服色及履端大慶行與輟

否恐禮官奏上遲了卿等可先議來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聖諭 臣張孚敬謹 奏今夜四鼓伏承

等先議來欽此臣會同臣時臣獻夫看得履

皇上御朝還宜服黃袍 大慶之禮當明日舉

慶賀今次不可再已伏乞 聖明裁覽又

請方可行輟朝禮此時似未可行謹具 題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諭張元輔

詔曰朕惟大婚為王教之始克謹於初閨門

為政化之原其終尤慎是以易著家人之訓

詩昭窈窕之稱二女妻于舜乃致風動四方

之休一德配于周而為關雎二南之美凡有

天下者豈不想慕之未若其時也朕以宗人
仰承 明命續嗣丕圖方當紀元之初已舉
好逮之典始配以疾而崩繼立作孽而廢矧
歲時相我 宗祀不可無人而左右承養
慈顏豈宜少后弗正厥名而定位焉能贊治以
承乾乃卜今年正月望之令辰祇聞于

皇天 后地請命于 列祖 皇考白于

聖母遣文武重臣持節奉制冊立德嬪方氏為
皇后贊朕內治統職陰柔率教六官母儀四國
於戲天施地生大本藉茲而是建乾剛坤順
洪基由此以隆興爰斯申立之禮成用播三
辭而遍諭敷悉臣民咸宜知之

嘉靖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皇上以 臣張孚敬謹 奏 臣伏蒙 御製詔草示臣捧誦無任欽仰之

至先儒程氏有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 天子之家正則天下治矣臣仰惟 御製詞嚴義正所以正天下而教之以順者也 欽命令 臣閣中看即與 臣時共拜觀同此欽仰

御稿繳 之至謹用 膳錄 進呈并 奏

嘉靖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諭張元輔

適有旨定十五日捧 主大臣內有卿名但不知服除未如除則已未除則即此問示太常令司農讚捧庶免筆札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三日

皇上是月十五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遇 太廟行 謁告禮欽奉

聖旨臣叨與捧 主之列臣伏思 謁告禮欽奉 宗廟之禮以有事為榮茲 謁告遵復古典甚 宗廟盛事也臣適於前二日 私服已除茲欽蒙 聖諭臣謹當恪恭趨事謹具 奏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三日

諭元輔張羅山

今日卿等遵諭擬票上請行訖但朕有一言

焉夫當朕入繼 祖統止因大禮一事爭訟

遂致凡事乖違至今和氣不充苟非卿等數

輩力爭死陳今日又不知何如耳茲大同一

事卿獨未究心論至理委非正大之舉囑逆

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

今如是了事可恥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

何理邪非朕偏聽於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

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言為忌茲事又不從果然矣如其所言真不當行豈可遷就為之朕為言之力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為人卿所甚曉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恐不自累耶卿能與綰比舊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之不勞於政務卿之德量益著矣朕此言非有所私特為卿耳卿意不知以為何如又朕思侍從官少人其道南與昂可還職否又鏞居六卿之長班在第二何處哉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

皇上以

臣張孚敬謹奏昨日伏蒙手勅諭臣臣捧誦至再至三無任

聖諭云

朕當入繼祖統時止因大禮一事

爭訟遂致凡事乖違至今和氣不克苟非卿等數輩力爭死陳今不知何如耳欽此臣即

天立極

首明人倫為萬世立綱常實非臣等草

萊所能贊助萬一彼時人心大異臣實

罪魁非賴聖明在上得免身家之

禍誠萬萬難矣茲特荷

殊恩委託重任第臣愚昧莫知自善屢遭人言

保愛之至

三蒙放臣全歸旋復雖萬死不足為報

臣等

臣等

臣等

聖諭云茲大同一事獨未究心論至理委非
 正大之舉囑逆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
 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恥之甚不罪
 其有罪之人是何理邪非朕偏聽於言之言
 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
 言為忌茲事又不從是果然矣如其所言真
 不當行豈可遷就為之朕為言之力幹君事
 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為人卿所甚曉朕恐前
 日之事果如所言恐卿不自累耶欽此臣伏

德意以正國法因臣下議論不能祇承
 公私耳故事有牽制而功難成也當變

生之初臣等竊有懲於昔年姑息之弊
 且以劉源清當地方總制之任又嘗奮
 激忠義助平江西宸濠之亂必自能了
 事故臣等屢有論奏實皆出於三人本

嘗有一言論及此事當征當撫及見黃
 綰始有主安撫之說其間多有危言惑

衆臣始知其出附和真見假使從其安撫
 惟之說則今日國論不知又當何如也
 夫人言有似公而心則私有似私而心

則公惟在似公而心則私有似私而心
 惡就擒脅從罔治委果
 患難保不能不上歷
 矣臣等非敢安於苟且仍蹈昔年之失

但近該兵科都給事中曾汧等所奏
 處置事宜蒙
 御批這所言都說的是兵部務要顧慮恒久議

准行總制等官及見差募兵給事中處置矣今
 禮部所奏仍欲另行差官查勘臣等切
 照事體不一持公者則功罪明白行私

者則是非顛倒舉錯少失無所勸懲關
係國是非細故也此皆出於臣等同
議非臣敢獨不從也仰惟
皇上明見萬里是非得失終有不能自掩者矣

勅諭所以誨臣愛臣者至矣盡矣臣敢不反躬
自責故與夏言相忌或間有禮部所請
事宜難盡從者未免與同官具揭帖上
請紙隻字論言是非得失

皇上所知若有所論臣獨與言為忌此實故生讒
間固所以惡臣亦非所以愛言者矣設
惟臣處心果如人言誠為自累有不小矣

聖諭云卿能與縮比舊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几
事和處則朕之不勞於政務卿之德量益著

聖訓詩切不帝如家人父子之相語誠
特為臣保愛之至耳臣不思感戴
聖恩誠草木之無知矣夫

聖明履中正而樂和平千載難逢者也於此而
不棄誠萬世之罪人也近者臣與黃
徒自棄誠萬世之罪人也近者臣與黃

君之誠自不往來不失其舊同心事
狹易招疑忌所仰賴者惟
聖心倦倦顧念而已臣每伏思久叨重任莫報

厚恩且衰病侵尋所宜知止但當
聖明靜養之時又邊方有事不敢輒行奏請茲
承省勉勵以圖補報然終始保全之

恩臣實竊有望焉惟
聖諭云朕思侍從官少人其道南與昂可還職
否又鉉居六卿之長班在第二何處哉欽此

東... 卷之三十三

皇上念及侍從少人欲令遷職誠

君實出忠誠二誠皇上念居六卿之長班在

愛惜人才之崇重冢宰之德心也汪鉉

請以臣等題補經筵講官本上

傳諭還職或因聖裁臣不勝感激欣戴之至

批行均乞謹具奏

聞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

諭張元輔羅山

卿以聖母之致疾為朕病而心煩熱燥者

致此不必他疑而胗視正因是焉方朕患咳

母問一聲心痛一倍曰何不著我害歟故憂日

夜焦煎火之生熱不容不致疾也昨日以祛

風之劑用之已漸退矣至於朕之疾今輒政

宮中甚逸耳咳仍不得除元氣已漸復飲食

已如舊只是時或咳舉不論坐卧之間雖睡

熟亦頓省咳之出恰似胃脅之間有如線路

一般上衝便嗽一頓今宮中已如故只是常

行一般不似有疾者朕恐久之為傷心亦念

及此其他寒熱之物忌者忌之寒涼還用方

得解熱熱物俱除已酒亦不恒飲飲不過半

小鍾是非酒致之慾之禁節況素不嗜慾自
病五月后妃未進御是非慾色致之早卧晏
起恣其起居是非勞致之不審此疾如是之
甚他病藥亦不常服恐生他恙亦無可奈何
也卿所言已悉故茲以復

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等前日恭候

聖母萬福欽蒙

御批云朕疾皆好只是內熱不退此亦從來久

矣及咳又時頓作耳聖母腦痛尚未來半

解朕心憂惕日逐奉藥餌久不收功想風博

毒熱亦久故難速安覽所奉問已見忠動可

若是搏風不知疼痛或有時暫作暫止

否又目因之而熱或平時飲食間因食

熱物以致熱上衝伏乞

聖明躬視候審緣由用藥臣又慮

聖母初因可欲知茲又伏思聖體康泰臣不勝

可欲知茲又伏思聖體康泰臣不勝

欲躍但頓作臣伏願當此靜養之時

咳又時頓作臣伏願當此靜養之時

宮中百凡起居宜慎加保護務得

聖躬充和聖母勿因聖母之微恙過為憂惕以安

聖母之心因聖母之微恙過為憂惕以安

聖母之心因聖母之微恙過為憂惕以安

聖母之心因聖母之微恙過為憂惕以安

聖母之心因聖母之微恙過為憂惕以安

奏大矣臣愚誠惓惓不能自已謹再具

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臣張孚敬謹奏昨承

聖諭以又體念聖母誠因聖躬致慮生熱
皇上又孝之至感今既用藥漸退實我諭示臣誠

大孝之誠感也又承諭示

聖躬元氣已漸復飲食如舊臣不勝欣躍又承

諭聖躬少有不勝欣躍又承

大聖人感德之至其孰能之臣仰惟

萬壽之本既固聖躬自充和矣又

諭胸脅之間有如線路一般上衝如痰火之徵

則火自退無疑矣又

諭藥不常服恐生他恙此尤加慎之物亦不宜過

聖聽伏願皇上安心調養上慰

聖母之心則均綏萬福矣謹具奏

間

嘉靖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諭元輔少師張羅山

卿以焚黃送子來請謂庶免於不慈不孝者

朕惟焚黃致君之榮命於祖先孝也子幼而

負疾欲自獲保視慈也是矣第恐缺箇忠道
焉夫古之臣必忘家忘私蓋臣以事其君卿
元輔大臣茲舉宜否未可致其思也況政
本缺人尤為不可卿亦以忠道共思之可也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皇上靜養間本不敢以私事煩瀆但臣情出苦
臣張孚敬謹奏臣仰惟

聖恩以長子遜志廕中書舍人未由補報臣念

靖八年四月內因母蔡氏疾病危久扶

侍湯藥日夜無間及母故水漿不入口

者數日又哀毀踰禮遂成枯損後調養

喻年方少痊復又兩送臣還鄉攀號

母墓有少勝悲切者臣去春趨

命到京至五月間幼女旬日相繼夭

舊病損發臣每退朝時出候侍禮節

不廢臣但見形容消瘦問之猶以無病

慰臣至去年十二月內實察其有病

固不肯言其故訪之內人但欲求省母

墓不肯言其故訪之內人但欲求省母

輕許其歸倩醫調治但病以情傷非藥

可療至四月二月十二日臣始憂惶不

乃見其終夜病勢實甚臣始憂惶不

已又倩醫鍼灸亦未見効彼時日之常

聖恩

疾也念之意止以痛母思母墓為切蓋心

聖恩

乃取人乳飲調病勢稍定今已備舟發

聖恩

行但今病未脫體欲緩其行誠恐心神

聖恩

殞越病反增加遂聽其行又無親切可

聖恩

托之何人臣哀病之止有此行子臣之

聖恩

情其何能堪又自妻蔡氏故後內助

聖恩

被誤向未有人皇恩德莫忘又臣歷

聖恩

無托體悉切至恩德莫忘又臣歷

聖恩

官一十三年屢蒙恩德莫忘又臣歷

聖恩

焚求焚黃之心嘉靖七年冬曾因妻病篤

聖恩

欲求焚黃之心嘉靖七年冬曾因妻病篤

聖恩

上請伏蒙聖諭云待治道少康邊事靜息

聖恩

朕體少強朕學少定則卿可來請朕當聽奏

聖恩

立限前往欽此後臣不能自保兩蒙不敢行

聖恩

聖恩放回皆戴罪之時焚黃之禮俱不敢行

聖裁謹具奏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未知名
終夜思之不能自安伏乞
聖意可得已否臣愚衷惓惓

諭張元輔

卿以炎暑謂壽安宴當宮中行之具見忠

愛聖母頭風未盡除二十四日復作今日

宴已罷之耳朕但覺熱却無事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聖諭欲

臣張孚敬謹奏臣等昨欽奉
於今日西苑舉壽安宴臣喜
不勝謹即與同官回奏及夜不意天
氣頓加炎熱心甚不寧夜半不睡即

聖明必

加慎重茲蒙皇上孝誠之至德又從宜
又仰見愚誠稍安又蒙諭示
也臣愚誠稍安又蒙諭示

聖母舊

恙尚末盡除蓋天氣溽暑實難調理亦
恐前日未盡除蓋天氣溽暑實難調理亦

聖皇

上順時倍加攝均綏靜養上請萬福臣不勝惓惓至
聖母重加調攝均綏靜養上請萬福臣不勝惓惓至

聖諭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臣張孚敬謹奏
御製中伏詩一首節奉內閣錄奉

聖諭卿孚敬勿以子止便失廣之之道欽此臣
捧誦仰見天幸存心天下臣適有
子喪悲哀不能自遣連日勉強廣和竟
不能成詞容臣哀病少平謹即當恭和

上進又蒙 臣前日哀迷之際 上請給假未蒙 俞允又蒙 訓臣大義令臣即赴閣辦事臣

敢不欽承 聖訓第臣病苦未敢悉 陳伏乞 聖慈垂察而加憫焉臣不

勝悚懼之至謹具奏 嘉靖十三年六月初七日 聞

諭元輔張羅山

卿前已累疏乞退今日又復為詞想無甚疾 或疑朕耳夫疑朕有二去來進退四三作矣 我必終不得禮以待不如早求去一也方獻 夫年力尚未及我而去之此必信一等人以 勿用我輩不如早求去二也更或因大同事 者又或以今日之事為難處堅不欲法處延 齡者曰為 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夫 凡此事數者皆不足慮大臣居承弼之任一 以盡誠以事其君道之宜也謀身計禍此是 何如臣邪況今也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 耳卿何欲必求去乎果為何者明言之勿忌 嘉靖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臣張孚敬謹

奏昨者臣以愚誠 上請休致伏蒙

聖諭令 臣明言為何求去勿忌臣捧誦無任悚 懼之至無任悚懼之至夫以

皇上知臣如此之深任臣如此之專且久

聖恩如天萬無補報豈敢求去然實有大

君耳茲者不得不慮者且自揣終無有益於

皇上所以數進臣者以禮而臣所以獲罪當退

命而來者亦以義被天下之心而臣不敢存一

天子不議禮皇上中天地而立為三綱五

常之禮主皇上帝禮親自釐正臣下

殊恩及至當事入不能同誠事托為我輩濫叨

君如者昔其疏不上其志可復懦弱

無立非緩急所賴行昔變詞避去今

復異論擾事非政體所宜黃初竊議禮

緒餘驟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覆詭隨

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為我輩

夫為猶如此他可知矣能無慮乎又初山

者猶如此他可知矣能無慮乎又初山

西路城之變祖宗紀綱法度為重聲罪討

為念之變祖宗紀綱法度為重聲罪討

國體

國體

倒臣恐將來國事誠有大可慮者臣
日鬱鬱臣之子遜志亦日鬱鬱所以受
病皆由於此今臣子死矣臣病加矣自
揣寧復有益於君上乎又張廷齡

聖諭謂臣聖不臣法處延齡者曰為

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臣之心

天日可鑒如真得其情臣豈不願正

聖德臣法哉正慮萬一不得其真未免有累

聖托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能盡誠効忠有孤臣

諭今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耳臣又仰見

堯舜之心天下欲無為而治真曰知人則哲唯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廣求之慎擇之而已臣前嘗論用人之道

聖聽伏乞皇上察臣之心行臣之言臣雖

嘉靖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奏聞

諭元輔張茂恭

卿昨具疏奏請休致茲復又為言朕思此求

去之必者特以一大同事耳何其執已哉夫

卿不過與言為忌持耳大同之事初無忍重
大情由朕曰法當計而無赦法言也想劉源
清却永必思設法而止誅殺主將之賊以正
祖宗之法紀也豈知貪功冒大恣戮平民以致
法不伸賊反玩止殺三二為從者了事渠魁
漏網而壞法至於如此卿猶為源清屈一則
曰二臣銳意攻城二則曰必破城為正夫城
破人誅固無難與無罪者何又何時得復是
鎮以衛京師乎此雖言之言合本出自朕況
事之是非自不當較也何必自負之如此邪
今正內閣缺人不顧朝廷必求自遂是為輔
臣之謀乎又朕惟政本之地所以慎選思諸
舊老止一費宏可取來復任何如

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聖諭訓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至臣蒙聖恩天高地厚未能補報

萬一豈敢必於求去但臣自去年夏感

患痰火至今夏復作故不得已屢乞休

聖諭令

臣明言求去之意問及大同一事

諭臣不足慮臣因承

問具情回

奏實為

國勢所關非敢與言為忌持也茲承
諭詳切明白皆出聖意仰惟
大聖人自有真見臣豈敢轉是非有纖毫自負
之意又臣諭政本之地所以慎選
聖見明矣至矣茲欲取費宏復任亦惟
聖意裁之臣不敢輕議也又臣病果因喪子感
傷日復加甚伏乞
賜休調理臣實不敢忘
死圖報尚有期也臣不勝獲罪恐懼之
至謹具奏

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聞

諭對錄卷之三十二終

諭對錄卷之三十三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元輔張少師

前因 聖母安康朕欲奉 壽安宴不意是

時復疾作及原卿等所撰致語言先呈亦未

宴未用此係卿撰者今 慈躬益泰朕仍欲

一奉小宴但語句字面有當更定茲還與卿

一看之仍封來另錄用宴於二十一日舉又

朕惟人子可有令婦行禮於父母前者否歟

嘉靖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聖諭二十一日奉宴臣張孚敬謹奏伏承聖母實以前者大孝惓惓之

孝誠未俾仰見我皇上一時所撰致語不足以揄

聖明剛揚改至當謹遵萬一誤蒙致語不足以揄

皇上舉思古禮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惟妃嬪皆宜

萬福攝助懽慶之至也夫和氣召祥慰乎臣

不勝欣頌之至謹具奏聞

嘉靖十三年七月十四日

諭張茂恭少師

即日辰明享太廟卿以疾陳朕恐或諸議

者以為子服不可與夫三禁之法今但嚴於

喪服而刑犯皆不忌是法歟但朕思臣之事

君不可不敬非朕自高之謂既謁君任事若

常但不之奉公祀亦恐未合諸義焉卿當詳

而思之果係冒風則今春寒尤於冬易中人

可慎之朕在宮中尚不時便傷風故怕病而

輟早朝茲在十日出視事併語卿知云

嘉靖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皇上遣

臣張孚敬謹奏臣前者伏蒙

命捧主臣極知

聖意示大臣以敬君之事凡為臣子者所當祇

從初四日晚到朝房齋宿忽夜雪衝

東將曉尚頗有知覺及晨則痰迷心竅

已不省人事適同官臣時為臣代

奏不能供攝祀事伏蒙遣侍郎甘為

霖代臣供事臣彼時昏迷通不知也隨

自官朝房移居私室又伏蒙遣又書

房官賫捧遣醫調治臣不勝感戴臣自今

又蒙遣生矣實皆不勝感戴臣自今

調理想得生矣實皆不勝感戴臣自今

覆病中簡畧具奏陳謝

聖恩伏惟

奏

亮察謹具

嘉靖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諭少師大學士張羅山

今日得卿以弗克捧主因疾者朕前諭非

弗之信於卿者實恐惑于人議焉不得不

言故明示於卿之奏非疑也茲聞寒衝而變

為風痰是以迷心也當慎治之朕嗽疾以寒

故又一二聲作焉不知昨御藥官看用藥後

退幾分了可報朕知

嘉靖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臣張孚敬謹奏臣昨日在朝房宿齋偶爾感寒疾作甚急

不省人事伏蒙遣醫調治近晚神氣

方定不能回奏今日將午覺病少退此

病亦因朝房久無人居住重致過傷以

聖慈之萬倍今近晚又覺少安實仰
御殿臣伏思連朝加之春雪寒氣未解故嗽聲

間作伏乞重加御門亦無不宜惟

聖心裁處以上元後情倦倦之望又承

諭捧主遣下情倦倦之望又承
命之宜臣實不勝感戴謹

嘉靖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諭少師張羅山

日前卿以春寒欲朕於上元後視事足見愛

朕至慮但委過寒早間尤之今禮官以春首

初朝擬五拜禮答朕於十二日視朝若向後

亦隨天氣行茲示卿知可用心養疾勿以愈

便起之又元宵節內殿參拜當即夕行以

盡家人之禮庶合事之如存之義卿可與言

一議之

嘉靖十四年正月初九日

奏臣因朝房空冷被火薰蒸陡然感疾非惟

臣昏迷不自知在旁亦無人能知臣之

聖衷屢賜遣問并饋賜臣之感

恩如視朝履端之慶萬方所仰臣愚誠初尚慮

視事今禮宜臣擬請之禮實亦為萬方慶賀皆

祖敬殿陛虛寒得日自宜仰知義臣謹遵

欽命會臣言議又會同官臣時共議之臣愚以

元宵佳節正賞心樂事之辰宜在泮渙

優游若行正矣夫祭內殿參拜之禮則以

慢不敬為主矣則元宵之禮似可少減恐

內殿行禮已告新正矣元宵之禮似可少減恐

皇上躬行節之無窮亦可無不遣內臣張燈焚香以盡時

皇上躬行節之無窮亦可無不遣內臣張燈焚香以盡時

聖恩無極十用心養疾勿愈便起臣感戴

聖諭怡情保養也又臣疾今幸稍定伏蒙

聖明寬宥容臣誠為有罪伏乞不能隨班瞻拜於

天恩之至謹具奏聞

皇上御朝內外羣臣靡不瞻拜更新今日大昕不

上奉聖母燕喜以綏萬國之欽臣下情不

聖明恩庇自揣獲安漸復舊矣十五日謹當趨

聞朝謝恩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二日

諭內閣元臣張少師

今日荷天晴暖朕新正受朝日前卿以疾

見朕意尤未允之言汗出之後元氣可便全
如即十八日朕視朝之日出見為當又朕命
言會官至卿所議大事卿必副朕尊
祖之意又卿與時去歲諭辭各未錄繳朕未之
稿耳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前日伏遇元宵
令節恭惟

聖躬安泰萬宇咸亨又恭惟
聖母壽康燕喜之禮屆茲良辰尤當萬倍賞心

聖諭動必以宮中事故伏思仰見
聖母萬壽孝莫大焉請
聖明當盡燕喜或

恩恭候十六日
聖慈體悉去歲諭待十八日
天地父母生全之心臣不勝感戴不勝感戴又

御札臣等謹當錄
聖諭至議建當錄
聖祖廟事宜臣伏思
聖諭至當謹另當會
間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謹具
奏

臣張孚敬謹
身熱不能善調誤將常服綿衣脫去一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謹具
奏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謹具
奏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謹具
奏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謹具
奏

嘉靖十四年正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謹具
奏

一件自度驚蟄節臨天氣漸和故量除去
一衣不意近晚出閣掖門風作頓覺惡
寒實因前日舊疾未全平復故耳臣今
晨雖欲勉強趨朝自度不能方倩醫

皇上

服藥調理忽聞
命不勝驚懼萬罪又
臣身正微出汗兼以兩足酸疼徒步莫
前伏乞聖明俯

賜矜憫臣不勝願望茲臣時臣言趨承
聖訓諭傳示臣知謹當遵奉回奏更乞
聖恩寬臣罪過容臣給假數日調理少愈即便

奏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諭張元輔

連日朕思廟制一事今日故復與卿等議

不意卿又感風寒問之時朕方知卿前日之

疾方可茲未久又冒之似不可不加之調理

適朕與二臣面論世廟但減高一等深廣

若昔夫朕所以累言及此者非故薄於

考深恐薄於祖耳將來或有曰世廟之制

過之太宗廟是不過賣尊祖之名而其

不如厚親之實也況今日只是做古行

皇祖初制不是今日制作也卿未在議用是以

諭可用心理疾又日所議內事已或無事但

未可不預之計焉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今日偶重感風寒伏承

宣召不能趨
伏承
命已具本
謝萬死萬罪茲

皇上一體之愛
保憫微臣何能圖報但臣舊

因朝房風濕感深腦後右邊初時麻木

不知痛癢今覺痛癢乃解散臣伏思不

能調理上屋聖心罪極罪極又承

世廟遷移之基亦甚寬餘今初看
聖明尚欲少

諭世廟遷移之基亦甚寬餘今初看
聖明尚欲少

減高制實尊祖敬親之義因

心自能真可為萬世法程者也臣時頃

方傳示萬世大典不勝欽仰蓋此禮

大聖人不能非臣等愚昧所能仰贊萬一也看

地事宜容臣等少加調理即出供事內事

蒙至當之慮也謹具不勝欣慰預處之計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二十日早五更伏蒙

聖諭命臣等伏思舊時禮儀雖有見今
兩宮命禮部具儀太后在上相應減殺宣
命禮部具儀太后在上相應減殺宣
孝肅皇太后禮行臣疑帖亦未嘗錄得聞量依
行禮未行知臣疑帖亦未嘗錄得聞量依
傳報禮部題奉聖明欽定若何今日忽
禮部所題臣伏思嘗見古禮叔嫂本無

服今制止有總麻三月之文亦士庶之

皇太后在上二言已盡之矣臣疑方釋又兩宮

聖旨云迫臨又伏思二十九日為第四日在禮正

皇上宮中之禮惟當孝情行之若母壽旦

聖母壽旦吉辰恐非所宜或暫免賜宴亦無

朝視事不可以後或多免或朝參數日又初八日

勅皆順變之宜也免說事止傳首領又吉禮

羣廟行世廟至重之禮不可易期宜如吉禮

武宗皇帝陵巴成在禮無哀速葬此禮後

聖旨云未盡事宜再酌擬來看其餘依擬臣未

見禮部所擬伏惟皇上寬加安慰謹具

奏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張元輔

昨禮官之具喪儀悉如子之於母行事又借

有旨照 孝肅太皇太后體例及又曰前朕

元配所如何行各已作諭言猶弗依禮茲朕

又諭曰將又太宗小宗之爭耶及卿所謂各

事其 廟建卜吉既良不可更滯 聖母壽
節朕為子之情恐不可不盡朝覲官批劾給
勅以去明日又該百官送憲廟恭妃嬪亦不
可失禮奉慰無謂臣民之喪但自盡不可對
君西角門視事非宜開 康陵當日下行既
不變衣謁君便且暫輟叅此非朕自皇禮制
事義制心不可違也卿如會言當以此示卿
可用心調理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聖諭深知臣張孚敬謹奏伏蒙莊肅皇后禮儀初會臣時計時

皇上高明之見臣初聞以定萬世之常典況此禮

孝肅太皇太后臣初聞整理臣方竊有疑及今日奉

有御批禮部初但知奉慰禮非宜及抄得禮部題本

方知有西角門之文則尤未安也茲

聖明之見真出萬古聖帝明王之臣上豈區區臣

聖諭云禮制事義制心特商湯之聖而反之事

天合實堯舜性之者也臣不勝欽仰會言謹當

聖諭告以禮意又承臣論臣可用心調理臣

感激九日臣下當行哭臨臣謹當勉強趨

朝隨班行禮謹具奏

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臣連日失調理重感風寒伏蒙

聖恩屢賜存問臣之感激誠如

昊天罔極今臣因值國恤勉出行禮入閣辦事

聖母壽旦在即皇上至孝必曲盡稱慶之

大社稷等項事宜乃國之大事按禮據義皆當

舉行以吉後事臣等即會禮官計議具

本嘉靖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

奏臣張孚敬謹奏臣中夜伏思西殿邊

聖母壽旦今晨又行進香未免各官具服吉凶

諭張元輔

清更卿奏以慈壽吉辰不宜彼此相並行

想已帖上內侍直至未刻方進門香禮已混

入矣此亦可見有人心者自不如是具悉卿

忠敬未入者朕令止之明日朕奉母於鍾

粹宮禮神以祈壽但不克捧觴為歉然云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二日

奏所以臣張孚敬謹奏臣今日四鼓具

奏所以臣竊亦深恐

知其出午門轉西而北有路否如有亦可卿
即會時言計來見又雨後春寒齋所空冷朕
亦且內宮齋戒行事併示卿知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奏昨日臣張孚敬謹遣祭

先師孔子將日晡伏蒙遣文書房官齋捧

聖諭到國子監臣不及會臣時臣言今晨臣復

命畢方會二臣伏惟聖諭先農所四祭

皇帝社稷大明壇惟先農所四祭

皇上俱欲躬親行禮仰見聖明禮

神至肇修又伏思數日之間祭無舉

聖明裁定此實臣等惓惓之意也

諭示太廟闕兩廡為門以為捧

主之路言謂乃子孫朝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

祖考之廟而後行殿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此喪禮也凶禮也又殯於祖制曰天子特祔

嘗為廟禮煩故一特三時皆祔祠烝

乃舉棺而朝遂辭廟而葬非捧主朝之說

也吉凶異宜甚不應經義又古廟制有

爾雅今若兩廡開門則是為東西門而

論禮卷之三十三

古

親王無兩廂矣似與廟制不合又兩廡為

君臣之分亦不實矣臣又見得寢廟之前古制

原無兩廂今有兩小廡合於此廡中開

親相度如何此禮制所關將來載之

祀典非後世臣等於心不安終不敢默默

聖明重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諭張元輔

卿以所會得事宜計以耕藉暫罷夫耕藉之

典係供郊廟粢盛義重東郊茲卿等之意

不過因宴樂一節耳此非設宴作樂比實寓

勞農之禮又太廟闢門之事昨所說的意

非止言之意乃與朕意同說恰似朝拱而入

之義不曾作朝祖之文夫朕又有一說今建

廟固本因古特廟之正然尤本為尊

太祖者今太廟既為太祖之專而其塵蔽

久歲年將來七廟與世廟咸新惟

太廟無乃失輝煌邪此人情之切亦是大義又

卿謂明晨須朕親視朕久欲一視庶知其詳

其明晨用辰時吉具祭服 大殿行禮併西苑祭 帝社稷之路即刻語言令示所司遵行前事亦速會時言急議來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聖諭耕藉係供 郊廟粢盛義重東郊又諭勞農之禮非設宴作樂此皆禮之至正至當

聖躬請從 世廟咸新實行之 皇上尊 聖躬請從 世廟咸新實行之 皇上尊 聖躬請從 世廟咸新實行之 皇上尊

諭明晨用辰時吉具祭服 大殿行禮併西苑祭 帝社稷之路即刻語言令示所司遵行前事亦速會時言急議來

皇上明晨 躬視裁定謹具 奏聞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諭元輔張羅山

昨卿以痰火之疾欲靜之以調理然此疾甚雖去朕亦如是左脅下一塊如滾流貌便上衝而心燥口乾咳嗽作矣想卿之患亦或不

宗廟復古事非粉飾太平朕志好古不較勞近來被疾亦惡勞耳但事未終可輟乎卿亦須

嘉靖十四年二月初六日 奏聞

加慎而勉出辦事庶與朕共圖大事以就始
終勿自愛以負朕所賴焉卿其思之

嘉靖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臣張孚敬謹
奏因痰火疾作
請假調理連日恭惟

皇上左右
心甚不寧然此萬非得已也臣平生未
嘗有三月內忽因久嗽遂覺痰火亦莫之知自去
年三月初內忽因久嗽遂覺痰火亦莫之知自去
叨燥痛時作時止不得安睡已嘗具疏
強策勵不至積力困憊心神驚悸猶圖勉
空室寒濕感冒益深此病頃覺沉重昏
暈不省人事者踰日夫病皆知之也伏
蒙
聖恩遣醫游瀝轉蠲遞馳少
疾情狀實已荷蒙
聖照體悉無遺
矣仰惟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也但臣
同誠之日已近五旬加之以愚昧履歷艱
難震撼擊撞又過十餘年矣晚罹此病
亦復何勝臣實知宗廟復古萬世
瞻仰敢不終始効勞以圖補報而甘
於犬馬之不思如我竊恐有病如此不
就間詢理病或卒至時或不待不惟不
能竭誠事君亦不能自保其身矣臣未
敢遽爾
皇上體念及茲
寬賜假期調
養臣未即死圖報有日也謹具

上聞彼

時尚未至積力困憊心神驚悸猶圖勉
強策勵不至積力困憊心神驚悸猶圖勉
空室寒濕感冒益深此病頃覺沉重昏
暈不省人事者踰日夫病皆知之也伏
蒙
聖恩遣醫游瀝轉蠲遞馳少
疾情狀實已荷蒙
聖照體悉無遺
矣仰惟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也但臣
同誠之日已近五旬加之以愚昧履歷艱
難震撼擊撞又過十餘年矣晚罹此病
亦復何勝臣實知宗廟復古萬世
瞻仰敢不終始効勞以圖補報而甘
於犬馬之不思如我竊恐有病如此不
就間詢理病或卒至時或不待不惟不
能竭誠事君亦不能自保其身矣臣未
敢遽爾
皇上體念及茲
寬賜假期調
養臣未即死圖報有日也謹具

聖諭臣

病情狀實已荷蒙
聖照體悉無遺
矣仰惟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也但臣
同誠之日已近五旬加之以愚昧履歷艱
難震撼擊撞又過十餘年矣晚罹此病
亦復何勝臣實知宗廟復古萬世
瞻仰敢不終始効勞以圖補報而甘
於犬馬之不思如我竊恐有病如此不
就間詢理病或卒至時或不待不惟不
能竭誠事君亦不能自保其身矣臣未
敢遽爾
皇上體念及茲
寬賜假期調
養臣未即死圖報有日也謹具

萬福攸

同誠之日已近五旬加之以愚昧履歷艱
難震撼擊撞又過十餘年矣晚罹此病
亦復何勝臣實知宗廟復古萬世
瞻仰敢不終始効勞以圖補報而甘
於犬馬之不思如我竊恐有病如此不
就間詢理病或卒至時或不待不惟不
能竭誠事君亦不能自保其身矣臣未
敢遽爾
皇上體念及茲
寬賜假期調
養臣未即死圖報有日也謹具

天威伏

望
皇上體念及茲
寬賜假期調
養臣未即死圖報有日也謹具

聞

奏
皇上體念及茲
寬賜假期調
養臣未即死圖報有日也謹具

嘉靖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諭張茂恭

朕惟病固不可不慎以愛身為孝之大而天
工不可不盡以輔致其君為聖為忠之大他
諸餘末都不緊要卿其思之哉

嘉靖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奏臣曰去春忽得痰火之疾乍作乍已殊覺
難勝至今今年正月月初四日忽復大作不
省人事踰日自論不能保矣伏賴

聖慈遣醫調治雖稍可但一向腦後麻木痛癢
不知至暑今火氣復衝咳不屬計數聲胸

聖諭察臣病源體悉已盡臣敢多贅又伏蒙
諭臣須加慎勉出辦事臣於心朝夕惕勵敢自

天地未能補報萬分之一聖恩高厚如
少延殘喘幸未即死補報有地也故敢
陳情乞休調理未蒙俞允又伏蒙

聖諭令同官臣時傳示德意令臣可亟出
辦事勿負君以為大臣先臣不勝恐懼

君求去非惟不敢言亦不忍言也但病苦無奈
心也今受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之
之至臣伏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之
已荷蒙聖心能無矜憫乎此臣故不得

保而哀鳴叩告也昨

嘉靖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聖諭病固不可不慎以愛身為孝之大而天工
不可不盡以輔致其君為聖為忠之大他諸
餘末都不可不緊要令臣思之臣捧誦不勝感泣
感泣夫忠孝二字臣子立身之大節臣
平生不敢不勉茲
勸之至但臣正服藥心
力卒難供職再乞
恩賜假調理臣不能保身以致老病日復侵尋
乞上履臣不能保身以致老病日復侵尋

具奏 聖明亮察臣不勝負罪之至謹
嘉靖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諭元輔張羅山

昨少保時為卿陳病苦之情朕惟近古之君
有剪鬚療其大臣之疾者今朕每自取數
而合以飲或時亦效茲手揀數味清心寧神
驅火保肺之劑為一服卿亦如常煎而服之
服時用蜜一大茶匙倘得病減庶慰朕念雖
非前引之者之切亦見朕意服後一二日可
告朕何如

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連日痰火上焚殊
覺緊急已具奏 聞

皇上召同官臣時許於臣歸家調理時傳
聖意臣不勝感荷心稍寧慰臣此病實出煩鬱
賜生還茲伏蒙 聖諭 賜臣藥餌恭承

御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之劑實君剪鬚療疾

皇上再生之者又萬萬不病同矣臣感激涕零

殊恩豈敢遽去但念病急矣四肢皆浮腫矣昨

夜間延臣疾至此恐難保全但政許紳皆親見

之臣疾至望心飛越燥渴益甚今即

示夙夜瞻望心神飛越或得病減另當

當頓首煎服一天漸炎熱得一二日間可

具發舟萬一得遂首丘之願免死道路

以發舟萬一得遂首丘之願免死道路

臣不勝懇切恭候

下謹具奏

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聖恩察臣張孚敬謹奏臣伏蒙

俞旨未下病情許臣生還日夜瞻望

勝煩作烟火滿喉幾不能保五更臣令

甥祭酒王激扶疾赴禮部訴告同官臣

李時代請是平生不自顧惜竭心勞神所

致此全惟當呼皇上至德如竭心勞神所

諭舊元輔張少師

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

吉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曰曹王二

氏朕御而各有喜期將近已先開封為端昭

二嬪并河南李氏京選王氏補為敬靜二嬪
又朕於春三月躬行謁 陵禮奉 慈車率

后妃禮成後又于四月之吉命工恭飭新

七陵增造等項朕自作幽宮于 長陵左之陽

翠嶺即十八道嶺更名改小山一名平臺山以尊

皇祖太宗嘗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

皇高祖妣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

聖母舟回京今朕命使昂往視卿於家鄉如果

疾未痊便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

來見朕副切思情勿自負自棄以致朕懷于

無已卿其承之

嘉靖十五年六月初六日

奏臣伏思去歲病作荷蒙 臣張孚敬謹
聖恩察臣有不獲已之情容臣休致臣五月內

到家踰月病又增甚自揣微軀實不足
為有無惟已比今春臣前病少減髮白
耿於邑而巳比今春臣前病少減髮白
齒落行步尚艱切思 九重久違兩

君萬里 之心詐虞 聖慈益切眷念
御劄溫懇無至 君臣父子休戚

相 關臣豈忍旦夕遲違惟當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茲於七月十一日趨

命啟行謹差人具本謝恩之至謹具疏不勝拳

嘉靖十五年七月初七日

聖母康寧及奉命及門恭惟伏承

宗社生靈無疆之休也臣不勝欣慶

七陵實維則臣實於至也詩曰永言孝思

壽陵之建實又萬萬年久遠之計我

太宗文皇帝嘗已行之慶之至謹具奏

嘉靖十五年七月初七日

聖恩惟有感泣惟有感泣臣叩首稽拜

勅諭云卿疾如既愈即便來京果未除則當善

自保攝又節奉御劄云卿如果疾未痊

便不煩以見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來一則

九重勤見臣比今春幸疾少愈瞻戀

適當舊病甫愈敢於就道已具奏聞謝

於三月十一日倉皇就道已具奏聞謝

恩矣不虞漲實所未經舟危幾至不保

官咸為臣危伏賴聖庇得免無事

內傷肚腹疼痛十五日晚勉強至麗水
 縣地方寢卧不安飲食減少又當峻嶺
 阻隔不能登陟皇上雖眷念彌隆
 臣實疾荐至伏乞聖恩容臣暫
 歸山中重加調理若得體力復常可以
 任事臣不敢更勤朝命自當勉赴
 京上谷至恩下竭愚悃臣不勝倦
 倦伏罪之至謹具奏

嘉靖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吳郡王世貞

皇明異典述曰

世宗手劄貴溪為公謹分宜為惟中然不過
 三四而已貞見永嘉奉

世宗御劄數百餘道內有稱張羅峯或元輔
 張羅峯大學士張羅峯張少傅羅峯後
 欽更羅山每面呼羅山或茂恭遂有

御劄稱張羅山或元輔羅山少師張羅山又
 屢稱張茂恭或元輔張茂恭當時楊丹

徒桂安仁應亦有之而貞未之見
萬曆三十七年秋七月吉日謹梓

諭對錄卷之三十三終

諭解 皇親張延齡言官郭宗臯等

歲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內閣送張元輔

今日午時

皇伯母令內官傳示云 皇伯母親至朕處為
喜當時朕即知 皇伯母意止以張延齡為
逆耳朕差內侍官往奏云適奉 皇伯母傳
示親至姪處為喜但恐上勞 慈降又姪今
日以秋開講奠先師請 賜免降乃止又移

列復傳云明日仍行朕復差人往奏云茲再
奉 慈愛宜當承順人家生子此常事也豈
敢上煩 慈躬親降如有 教示請傳來乃
復止少頃復令內官持物到朕宮云 皇伯
母說皇帝大喜事但張延齡事須將就朕聞
命訖朕惟上古之時無此等事厥後漢唐宋以
來篡位殺君者亦非一賊矣茲延齡也既為
朕 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猶有餘乃包藏
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也執法大臣貪賊背
義且前日本至閣卿等亦未如法票上茲事
甚大併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卿等作速
議處未聞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皇上因張延齡事情以 題伏蒙 昭聖皇太后傳諭

併示臣等速議處來仰見 聖明仁之至

皇上重 託受 恩深重雖事之至小者亦當

預聞盡心 區處況此事所關至大至重

敢不盡心前者擬票委未能悉萬罪萬
罪臣等愚見欲候法司具招上
請乞 示臣等詳其情節如何然後容臣等各
自陳所見恭候 聖明裁斷務極天

諭對錄卷之三十四

聖明委

託之重公人心之正庶幾上副
託之重公人心之正庶幾上副
託之重公人心之正庶幾上副
託之重公人心之正庶幾上副
託之重公人心之正庶幾上副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本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本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本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本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本月十一日

聖諭以

示臣等令作速議處來聞臣延齡事
示臣等令作速議處來聞臣延齡事
示臣等令作速議處來聞臣延齡事
示臣等令作速議處來聞臣延齡事
示臣等令作速議處來聞臣延齡事

皇上以

則張延齡殺人罪狀法司會問招擬
則張延齡殺人罪狀法司會問招擬
則張延齡殺人罪狀法司會問招擬
則張延齡殺人罪狀法司會問招擬
則張延齡殺人罪狀法司會問招擬

皇親勢

也至武宗皇帝朝賈舟人則害及
也至武宗皇帝朝賈舟人則害及
也至武宗皇帝朝賈舟人則害及
也至武宗皇帝朝賈舟人則害及
也至武宗皇帝朝賈舟人則害及

大禮以

嘗一日少間朝野臣工靡不歡悅
嘗一日少間朝野臣工靡不歡悅
嘗一日少間朝野臣工靡不歡悅
嘗一日少間朝野臣工靡不歡悅
嘗一日少間朝野臣工靡不歡悅

舅后家也祖宗之法況延承
舅后家也祖宗之法況延承
舅后家也祖宗之法況延承
舅后家也祖宗之法況延承
舅后家也祖宗之法況延承

即曰誅之又孰為不當乎臣以外戚
即曰誅之又孰為不當乎臣以外戚
即曰誅之又孰為不當乎臣以外戚
即曰誅之又孰為不當乎臣以外戚
即曰誅之又孰為不當乎臣以外戚

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朝良由法度
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朝良由法度
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朝良由法度
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朝良由法度
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朝良由法度

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此仁義並用之恩有所當加

皇伯考懿

親至哉皇言仁哉
親至哉皇言仁哉
親至哉皇言仁哉
親至哉皇言仁哉
親至哉皇言仁哉

孝宗皇帝 推 獻皇帝親兄弟也 心以全 孝宗皇帝 推 獻皇帝親兄弟也 心以全 孝宗皇帝 推 獻皇帝親兄弟也 心以全

亦惟在 聖心轉移間而已然於此 宜必有處之之道焉削其封爵覈其占 據田宅悉入之官遠而編戍可也為民 可也其兄鶴齡容令辭爵較與武職亦 遠為全避之計至於 內侍務要更選謹慎老成 昭聖皇 太后使令庶免間惑 誠日益加至如此則 九廟之靈無不 鑒臨者也 此臣區區一得 之愚不敢自昧惟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謹具 奏

昭聖皇 太后使令庶免間惑 誠日益加至如此則 九廟之靈無不 鑒臨者也 此臣區區一得 之愚不敢自昧惟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謹具 奏

九廟之靈無不 鑒臨者也 此臣區區一得 之愚不敢自昧惟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謹具 奏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謹具 奏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諭張元輔

適卿三人各以免問張延齡為對夫朕以卿 等為左右大臣必為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 逆賊今却說延齡為 皇伯考懿親夫懿親 不過懿親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又曰事遠 人止又曰恐傷 皇伯母心此言尤非大臣 之言其曰事遠人止即聶賢說事未行者同 曰恐傷 皇伯母心者夫婦人以夫家為家 更有何依 皇伯母上配 孝廟正宜思感 以發其奸可也曰傷心是導之以啓私庇而

必欲害國也夫今之天下 皇祖之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今日之君臣所能創立朕雖弱昧昔奉 皇天命承 皇祖統緒不得不為之保神器正法紀今如欲不問亦自卿等行之來世必有通賊之毀不必待朕責也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等謹題前日臣等伏蒙聖諭議處張延齡罪狀臣等遵奉欽命各以一等得愚昧之見上此心之誠而已茲蒙 天語切責臣等不勝惶悚之至謹擬票上

請款乞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諭內閣

法司會問司昇等事內司聽原不是因打重身死張延齡擅用官刑將聽絞死事已屢經訪問本內又說事雖未至於有行此何言耶看來聶賢等也只恠他不在于早爾卿等務依法擬票來看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等謹題伏蒙 發示法司會問張延齡招由臣等已各將一得之

聖明亮察臣等之心非有他也欽蒙
聖諭云司聰原不是打重身死也張延齡擅用官
刑將聽絞死罪已無疑矣又聞委的是實延齡

諭云聶賢等說事雖未至於有行此何言耶臣
等看不得悖逆之聖事止論謀與不謀不論

行與不行親見延齡分付又參稱家人
招稱不曾親見延齡未敢輕擬謹候

異謀獄情可疑臣等未敢擬票上
聖明詳斷示下臣等乃敢擬票上

請謹具題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上悟

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他死可委之無言臣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聰
明一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勿為也而況謀
逆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
實見得未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
而重為未真聖德之累乎臣又思
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
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

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
復之私卒難收救典重聖明亦必自加
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
皇上召臣催勅內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召臣催勅內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
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
聖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皇
皇上所以思臣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

聖明寬仁不言伏乞
處死但臣等於心竊有所未安者不敢
之至謹擬票上

請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昨有旨催問囚數正為此三名速決卿堅
欲回護秦瑾馮恩且不論張延齡本該坐大
逆條律斬之已屈法甚如何執要不死不知
留他怎麼說宜明言之

臣張孚敬等謹題今日發下刑部
等衙門審錄重刑本臣等非敢為馮恩
等三名罪在可宥但臣等反覆思維
情係可復且斷人者不何復論臣等罪過
賴聖明垂察莫能保全今豈肯為
之回護惟當死但聖明鑒之又張延齡殺
人罪誠當死但聖明鑒之又張延齡殺
當議者故臣等均望累朝之待親戚容有
非敢有他也伏乞

聖明詳察施行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聖旨既問見錦衣衛一本為究問郭宗臯事奉
放了欽此臣等看得郭宗臯言奏擾情罪

旨着打四固為可惡今奉
聖慈寬減杖數着令為民臣等不勝恐懼願望
之至謹具題請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郭宗臯說目前拂意四字必探知朕曾諭
內閣說星變一事故曰拂意原其罪惡滅命
宜矣卿等救宗臯只是為其同耳本都為張
延齡夫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日倚勢殺
人心懷不道交納衆多用錢厚結是以門對
字樣皆文臣與作今卿等徒知忠於
孝宗重為 昭聖皇太后慮却不思甘同逆惡
不忠於 太祖即前之議禮一般夫

皇伯母上配 皇伯考入我 皇祖之門外戚

私親不干官闈縱或為延齡憂傷亦是私耳
卿等敬曾曰恐傷 皇伯母之心夫

皇伯母如為延齡傷心亦思為 皇伯考傷心
否此非朕過卿獻夫曰不知何人導陛下為
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 母后親家却要篡
位朕殺之法也義也分也何謂失德今奈原
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如何又要
不死怎麼謂之拂意非人臣宜此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臣等冒昧以 郭宗臯事上 請伏蒙

聖諭以及薄昭事宜臣等無任恐懼諭示司馬光論

惟等夫復何言但臣等之謹將原帖一紙繳

也惟以聖明鑒之謹將原帖一紙繳

進謹具題以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奏為懇請緩刑慎獄以全蒙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張延齡事

放了欽此臣等看得郭宗臯妄言奏擾情罪

固為可惡今奉旨著打四十天氣

寒凍誠恐減命伏乞欽奉

御批郭宗臯說星變一事故曰拂意四字必探知朕曾論

內閣說星變一事故曰拂意四字必探知朕曾論

宜矣卿等救宗臯只是為其同耳本都為張

延齡夫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日倚勢殺

人延齡夫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日倚勢殺

字樣皆文臣與作今卿等徒知忠於

孝宗重為昭聖皇太祖即前之議禮一般夫同逆

皇伯母上配不干宮闈綴或為延齡憂傷亦

皇伯母如為延齡傷心不知何人

母尊親下為此非朕過卿獻夫曰不知何人

謂失德今奈何要原告人延齡錢買毒死已不

追罪如何又蒙不死怎麼謂之拂意非人臣

宜此欽此又蒙不死怎麼謂之拂意非人臣

聖心實臣等不能積誠所致不職之時未能感回

聖心論如之也臣等仰惟三宥然後制刑慎重

君請於三誠尤重也伏乞忠愛以盡之臣等之罪

有恐人罪更宜緩刑詳加審處不然切

君請於三誠尤重也伏乞忠愛以盡之臣等之罪

有恐人罪更宜緩刑詳加審處不然切

有恐人罪更宜緩刑詳加審處不然切

盡言也為此具本再申勤懇之誠臣等

不勝恐懼待罪之至謹具奏聞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奏

惟恐盡其愚誠如此可惟在天子出臣等

聖明俯察裁斷如家父等之相語無任感激

御批詳明盡如家父等之相語無任感激

朝臣工咸以上竢昔雖昨具奏亦未敢

皇上母等伏覲聖禮成之後天下光于

昭聖固未以文今在國朝諸臣未加詳議

皇聖恐未免昵於兄弟私情萬一有向隅之泣

聖母之平時亦必有所不安者且恐天下之人

原其設心誠孔子所謂惡利口之覆邦

皇上自議之置之重刑宜也臣等又在竊念

肯殺一人大禮明大獄俱從之德也況馮

恩係言官殺之恐諍臣因而杜口將來

大典實欲干進間有一秦瑄一儒士耳嘗作

明倫大典辯實欲干進間有一秦瑄一儒士耳嘗作

此而巳實非有他也夫疑臣區區愚誠惟

勿疑言使臣也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言
 事君也臣孚敬已嘗為私臣上陳之
 矣仰惟聖明推赤心置人腹豈於
 臣等復有疑耶臣等若不能開誠心布
 公道以報皇上而復有私焉則非
 人類矣謹將原奏封進伏乞
 聖明并發下法司再行會官詳擬奏
 請定奪臣等不勝恐懼願望之至謹具
 奏以
 聞伏候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諭張元輔

今日又得卿等屢愛重囚煩奏自古強臣令
 君一矣夫殺了張延齡張鶴齡必反此朕之
 待也卿等留延齡以伺亦好只是反覆說恐
 傷 昭聖太后心此意朕實不覺不知是說
 朕欲傷 昭聖太后否如果是此等說就加
 罪在朕亦不過是平日受恩於 太后家者
 報私背君耳如曰兄弟之情不知延齡殺司
 聰如父子何恨司昇不是箇人今 兩宮並
 尊一以奉養生身之親人人皆同矧又未曾
 加重以報就如 世廟減一祭此朕不敢豐
 于禰之意可見矣延齡叛國般般可證即殺
 人用絞刑可類推矣只是事未成故凡知道

者皆必曰 天眷我 皇祖也 凡懷二心受
恩張門者皆曰恨不早圖設使延齡幸不知
昭聖太后何居亦不知 昭聖太后曾思及否
此甚道耶卿等怎麼又說大禮人倫本然如
今卿孚敬欲悔已以從廷和與此本要朕批
卿等須自荅朕止知殺人必以殺報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聖諭切責臣等不勝恐懼戰慄之至仰惟
皇上所執者臣等不勝恐懼戰慄之至仰惟
聖諭切責臣等不勝恐懼戰慄之至仰惟
皇上所執者臣等不勝恐懼戰慄之至仰惟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聖聽伏蒙 聖恩不即誅斥詞 奏請
皇上俯賜包容曲垂矜察臣等不勝戰慄感戴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諭張元輔

朕惟不嗜殺人者昌茲刑者九十四囚未免
塞途況 天有春生亦有秋肅而為殺然本
非有意而殺也此者亦是自取亦非法所尋
之也朕於近三載俱停刑今歲生祥始兆雖
朕德未庇嗣其實荷 天鑒眷欽戴何窮欲
再罷之卿等但當承君之意勿曰某某之幸
實非為亂賊而屈刑焉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聖旨暫罷行刑又伏蒙 皇上好生之德如
聖諭云不嗜殺人者昌仰見 帝王之度也又

天地然真 生祥始兆實荷 天眷此正詩所謂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嗣此

大慶豈有窮耶臣等無任欽仰欣戴之至但臣
等庸劣深懼無以祗承

聖化又豈敢為小人幸實為天下
德意仰裨

宗社幸也臣等不勝欽仰欣戴之至謹具
題以 聞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諭對錄卷之三十四終

跋

天下稱吾

師太師張文忠公羅山奏疏尚矣延論
張

皇親三言官者未入也賢嗣尚寶君遜業
一日出示博受讀畢載拜稽首颺言曰
明哉我

皇上之納諫婉哉吾
師之進諫

主聖臣直用是益彰可為天下萬世法廼知
然草之論視補牘之見遠矣請梓諸廣
示中外

嘉靖庚戌春三月望日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侍 經筵門生蒲坂楊博謹跋

跋

太師張文忠公遭遇奮庸相業烜赫夫
人所知也而其贊襄密勿巽順幹旋則
非夫人所能知也余謝事次秦淮公之
賢嗣符臺君出示茲編屬一言於末簡
旂伏讀而歎曰公可謂忠矣公之心至
是其曲盡矣夫人臣之事君也猶事天
也其格君也猶回天也感動轉移之機
豈易乎哉公際

聖明諫行言聽真千載一時矣而是編所載
則亦若不無吁咈於都俞之廷者此為
君之所以難而為臣之所以不易也然

東華錄卷之二十四
言聖德
終公之世而

上之所以霽威以從公者則亦既屢矣可見
公積誠之所致而

天聰明之旁燭無私居高聽卑顧人臣之所
以事之者何如於乎若公者豈易得哉

嘉靖丙辰夏五月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

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晚學武進薛應旂謹跋